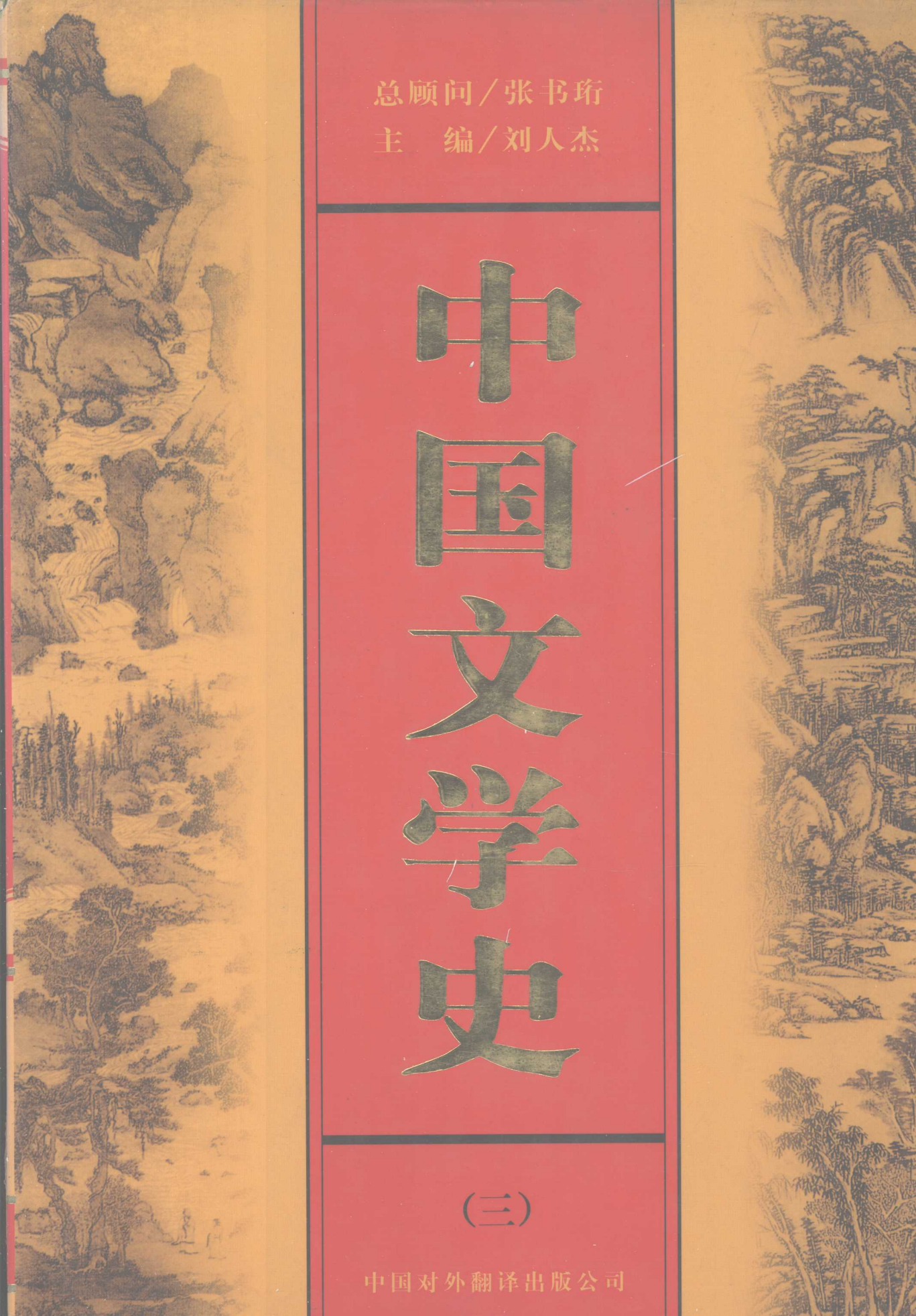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总顾问/张书珩

主 编/刘人杰

中国文学史

(三)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中国文学史

(第三卷)

总顾问：张书珩

主 编：刘人杰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第四节 白居易的散文和词曲

白居易的文章也写得很有特色。在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的创作宗旨指导下，他的“赋赞、箴戒之类长于当；碑记、叙事、制诰长于实；启奏、表状长于直；书檄、词策、剖判长于尽”（元稹《白氏长庆集序》）。总之，质实切用。他虽不是古文运动的成员，但却推动了散文的改革。

白居易的《策问》七十五篇，纵论军国大政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识见精深，议论切当，词畅意显，是奏议中的佳作。《旧唐书》本传称“白之奏议，极文章之壹奥，尽治乱之根荄，非徒谣颂之片言，盘盂之小说”，恰如其分。如《策林二十一》（人之困究，由君之奢欲）。

问：近古已来，君天下者，皆患人之困，而不知困之由；皆欲人之安，而不得安之术。今欲转劳为逸，用富易贫；究困之由，矫其失于既往；求安之术，致其利于将来。审而行之，以康天下。

臣闻：近古已来，君天下者，皆患人之困，而不知困之由；皆欲人之安，而不得安之术。臣虽狂瞽，然粗知之。

臣窃观前代人庶之贫困者，由官吏之纵欲也。官吏之纵欲者，由君上之不能节俭也。何则？天下之人亿兆也，君者一而已矣，以亿兆之人奉其一君，则君之居处，虽极土木之功，殚金玉之饰；君之衣食虽穷海陆之味，尽文采之华；君之耳目虽恣郑、卫之音，厌燕、赵之色；君之心体虽倦畋渔之乐，疲辍迹之游；犹未合扰于人，伤于物。何者？以至多奉至少故也。然而一纵一放，而弊及于人者又何哉？盖以君之命行于左右，左右颁于方镇，方镇布于州牧，州牧达于县宰，县宰下于乡吏，乡吏传于村胥，然后至于人焉。自君至人，等级若是。所求既众，所费滋多。则君取其一，而臣已取其百矣。所谓上开一源，下生百端者也。岂直若此而已哉？盖亦君好则臣为，上行则下效。故上苟好奢，则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焉；上苟好利，则天下聚斂之臣将置力焉。雷动风行，日引月长。上益其侈，下成其私，其费尽出于人，人实何堪其弊？此又为害十倍于前也。夫如是，则君之躁静，为人劳逸之本；君之奢俭，为人富贫之源。故一节其情，而下有以获其福；一肆其欲，而下有以罹其殃。一出善言，则天下之心同其喜；一违善道，则天下之心共其忧。盖百姓之殃，不在乎鬼神；百姓之福，不在乎天地。在乎君之躁静奢俭而已。是以圣王之修身化下也，宫室有制，服食有度，声色有节，畋游有时。不徇己情，不穷己欲，不殫人力，不耗人财。夫然，故诚发乎心，德形乎身，政加乎人，化达乎天下。以此禁吏，则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；以此牧人，则贫困之人不得不安矣。困之由，安之术，以臣所见，其在兹乎？

白居易的书信体别具特色，如《与微之书》叙近况、述契阔，贬中互念相慰，情见乎辞，真切感人。

四月十日夜，乐天白。微之！微之！不见足下面已三年矣，不得足下书欲二年矣。人生几何？离阔如此。况以胶漆之心，置于胡越之身；进不得相合，退不能相忘，牵挛乖隔，各欲白首。微之微之，如何如何！天实为之，谓之奈何！仆初到浔阳时，有熊（万）[孺]登来，得足下前年病甚时一札，上报疾状，次叙病心，终论平生交分。且云：危惓之际，不暇及他，唯收数帙文章，封题其上，曰：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，便请以代书。悲哉！微之于我也，其若是乎？又睹所寄闻仆左降诗云：“残灯无焰影幢幢，此夕闻君谪九江。垂死病中惊起坐，暗风吹（面）[雨]入寒窗。”此句他人尚不可闻，况仆心哉？至今每吟，犹恻恻耳！且置是事，略叙近怀。

仆自到九江，已涉三载。形骸且健，方寸甚安，下至家人，幸皆无恙。长兄去夏自徐州至，又有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，提挈同来。顷所牵念者，今悉置在目前，得同寒暖饥饱。此一泰也。江州风候稍凉，地少瘴疠。乃至蛇虺蚊蚋，虽有甚稀。湔鱼颇肥，江酒极美，其余事物，多类北地。仆门内之口虽不少，司马之俸虽不多，量入俭用，亦可自给。身衣口食，且免求人。此二泰也。仆去年秋，始游庐山，到东西二林间、香炉峰下，见云水泉石，胜绝第一，爱不能舍，因置草堂。前有乔松十数株，修竹千余竿。青萝为墙援，白石为桥道。流水周于舍下，飞泉落于檐间。红榴白莲，罗生池砌。大抵若是，不能殚记。每一独往，动弥旬日。平生所好者，尽在其中。不唯忘归，可以终老。此三泰也。计足下久不得仆书，必加忧望。今故录三泰，以先奉报。其余事况，条写如后云云。

微之微之，作此书夜，正在草堂中山窗下，信手把笔，随意乱书，封题之时，不觉欲曙。举头但见山僧一两人，或坐或睡，又闻山猿谷鸟，哀鸣啾啾。平生故人，去我万里。瞥然尘念，此际暂生。余习所牵，便成三韵云：“忆昔封书与君夜，金銮殿后欲明天。今夜封书在何处？庐山庵里晓灯前。笼鸟槛猿俱未死，人间相见是何年？”微之微之！此夕我心，君知之乎？乐天顿首。

《与元九书》（文见前）充分阐述了他的文学见解与主张，还叙身世，述友谊，评诗文，抒愤懑，情理兼备，文彩焕发，既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著名的文论，又是一封独树一帜的书信。

白居易的抒情写景小品、记事记游之篇中也有一些传世之作。如《庐山草堂记》、《冷泉亭记》、《三游洞序》、《荔枝图序》等，状景如画，而情蕴其中，清新明丽，简洁流畅。

荔枝生巴峡间，树形团团如帷盖。叶如桂，冬青。华如橘，春荣。实如丹，夏熟。朵如葡萄，核如枇杷，壳如红缯，膜如紫绡。瓤肉莹白如冰雪，浆液甘酸如醴酪。大略如彼，其实过之。若离本枝，一日而色变，二日而香

变，三日而味变；四五日外，色香味尽去矣。元和十五年夏，南宾守乐天命工吏图而书之，盖为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。

——《荔枝图序》

平淮西之明年（久）[冬]，予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，微之自通州司马授虢州长史。又明年春，各祇命之郡，与知退偕行。三月十日，参会于夷陵。翌日，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。又翌日，将别未忍，引舟上下者久之。酒酣，闻石间泉声。因舍棹进，策步入缺岸。

初见石，如叠如削，其怪者，如引臂，如垂（如）幢。次见泉，如泻如洒。其奇者，如悬练，如不绝线。遂相与维舟岩下，率仆夫芟芟刈翳，梯危陁滑，休而复上者凡四[五]焉。仰睇俯察，绝无人迹；但水石相薄，磷磷凿凿，跳珠溅玉，惊动耳目。自未訖（戍）[戍]，爱不能去。俄而峡山昏黑，云破月出，光气含吐，互相明灭，晶荧玲珑，像生其中，虽有敝口，不能名状。既而通夕不寐，迨旦将去，怜奇惜别，且叹且言。知退曰：斯境胜绝，天地间其有几乎？如之何俯通津，绵岁代，寂寥委置，罕有到者？予曰：借此喻彼，可为长太息，岂独是哉？微之曰：诚哉是言。矧吾人难相逢，斯境不易得；今两偶于是，得无述乎？请各赋古调诗二十韵，书于石壁；仍命予序而纪之。又以吾三人始游，故目为三游洞。洞在浹州上二十里北峰下，两岸相廋间。欲将来好事者知，故备书其事。

——《三游洞序》

余与河南元集虚、范阳张允中、南阳张深之、广平宋郁、安定梁必复、范阳张特、东林寺沙门法演、智满、士坚、利辨[道深]、道建、神照、云皋、息慈、寂然凡十七人，自遗爱草堂，历东西二林，抵化城，憩峰顶，登香炉峰，宿大林寺。大林穷远，人迹罕到。环寺多清流苍石，短松瘦竹。寺中唯板屋木器。其僧皆海东人。山高地深，时节绝晚：于时孟夏月，如正二月天，梨桃始华，涧草犹短，人物风候，与平地聚落不同。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。因口号绝句云：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既而周览屋壁，见萧郎中存、魏郎中弘简、李补阙渤三人姓名、文句。因与集虚辈叹且曰：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，由驿路至山门，曾无半日程；自萧、魏、李游，迨今垂二十年，寂寥无继来者。嗟乎！名利之诱人也如此。时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，乐天序。

——《游大林寺序》

东南山水，余杭郡为最。就郡言，灵隐寺为尤。由寺观，冷泉亭为甲。亭在山下水中央，寺西南隅，高不倍寻，广不累丈；而撮奇得要，地搜胜概，物无遁形。春之日，吾爱其草薰薰，木欣欣，可以导和纳粹，畅人血气。夏之夜，吾爱其泉淙淙，风泠泠，可以蠲烦析醒，起人心情。山树为盖，岩石为屏，云从栋生，水与阶平。坐而玩之者，可濯足于床下；卧而狎之者，可垂钓于枕上。矧又潺湲洁沏，粹冷柔滑。若俗士，若道人，眼耳之

尘，心舌之垢，不待盥涤，见辄除去。潜利阴益，可胜言哉？斯所以最余杭而甲灵隐也。

杭自郡城抵四封，丛山复湖，易为形胜。先是，领郡者有相里君造[作]虚白亭，有韩仆射皋作候仙亭，有裴庶子棠棣作观风亭，有卢给事元(补)[辅]作见山亭，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芑最后作此亭。于是五亭相望，如指之列，可谓佳境殫矣，能事毕矣。后来者虽有敏心巧目，无所加焉。故吾继之，述而不作。长庆三年八月十三日记。

——《冷泉亭记》

匡庐奇秀，甲天下山。山北峰曰香炉，峰北寺曰遗爱寺，介峰寺间，其境胜绝，又甲庐山。元和十一年秋，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，若远行客过故乡，恋恋不能去。因面峰腋寺，作为草堂。明年春，草堂成。三间两柱，二室四牖，广袤丰杀，一称心力。洞北户，来阴风，防租暑也。敞南麓，纳阳日，虞祁寒也。木斫而已，不加丹；墙圻而已，不加白。碱阶用石，罽窗用纸，竹帘绡帟，率称是焉。堂中设木榻四，素屏二，漆琴一张，儒、道、佛书各三两卷。

乐天既来为主，仰观山，俯听泉，傍晚竹树云石，自辰及酉，应接不暇。俄而物诱气随，外适内和，一宿体宁，再宿心恬，三宿后颓然嗒然，不知其然而然。自问其故，答曰：是居也，前有平地，轮广十丈；中有平台，半平地；台南有方池，倍平台。环池多山竹野卉，池中生白莲、白鱼。又南抵石涧，夹涧有古松、老杉，大仅十人围，高不知几百尺。修柯戛云，低枝拂潭，如幢竖，如盖张，如龙蛇走。松下多灌丛，萝茑叶蔓，骈织承翳，日月光不到地，盛夏风气，如八九月时。下铺白石，为出入道。堂北五步，据层崖积石，嵌空垤圯，杂木异草，盖覆其上。绿阴蒙蒙，朱实离离，不识其名，四时一色。又有飞泉，植茗就以烹燂，好事者见，可以永日。堂东有瀑布，水悬三尺，泻阶隅，落石渠，昏晓如练色，夜中如环珮琴筑声。堂西倚北崖石趾，以剖竹架空，引崖上泉，脉分线悬，自檐注砌，累累如贯珠，霏微如雨露，滴沥飘洒，随风远去。其四傍耳目杖履可及者，春有锦绣谷花，夏有石门涧云，秋有虎溪月，冬有炉峰雪：阴晴显晦，昏旦含吐，千变万状，不可殫纪，觊缕而言，故云甲庐山者。噫！凡人丰一屋，华一簣，而起居其间，尚不免有骄稳之态。今我为是物主，物至(知)[致]知，各以类至，又安得不外适内和，体宁心恬哉？昔永、远、宗、雷辈十八人，同入此山，老死不反。去我千载，我知其心以是哉！

矧予自思：从幼迨[老]，若白屋，若朱门，凡所止，虽一日二日，辄覆簣土为台，聚拳石为山，环斗水为池，其喜山水病癖如此。一旦蹇剥，来佐江郡。郡守以优容而抚我，庐山以灵胜待我。是天与我时，地与我所，卒获所好，又何以求焉？尚以冗员所羁，余累未尽，或往或来，未遑宁处。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，司马岁秩满，出处行止，得以自遂；则必左手引妻子，

右手抱琴书，终老于斯，以成就我平生之志。清泉白石，实闻此言。时三月二十七日，始居新堂。四月九日，与河南元集虚、范阳张允中、南阳张深之、东西二林长老凑、郎、满、晦、坚等凡二十有二人，具斋施茶果以落之。因为《草堂记》。

——《庐山草堂记》

此外，白居易的赋也很有特色。如《伤远行赋》、《赋赋》等。

贞元十五年春，吾兄吏于浮梁。分微禄以归养，命予负米而还乡。出郊野兮愁予，夫何道路之茫茫！茫茫兮二千五百，自鄱阳而归洛阳。朝济乎大江，暮登乎高（冈）[岗]。山险峨，路屈曲。甚孟门与太行。枫林郁其百寻，涵瘴烟之苍苍。其中阒其无人，唯鸕鷀之飞翔。水有含沙之毒虫，山有当路之虎狼。况乎云雷作而风雨晦，忽霏霭兮不见阳。涉泥泞兮仆夫重趄，陟崔嵬兮征马玄黄。步一步兮不可进，独中路兮徬徨！

噫！昔我往兮，春草始芳。今我来兮，秋风其凉。独行踽踽兮惜昼短，孤宿茕茕兮愁夜长。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。自我行役，凉夙夜而忧伤。惟母念子之心，心可测而可量。虽割慈而不言，终蕴结乎中肠。曰予弟兮侍左右，固就养而无方。虽温清之靡阙，诂当我之在傍？无羽翼以轻举，美归云之飞扬。惟昼夜与寝食之心，曷其弭忘？投山馆以寓宿，夜绵绵而未央。独展转而不寐，候东方之晨光。虽则征车而遵归路，犹自流乡泪之浪浪。

——《伤远行赋》

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始草创于荀、宋，渐恢张于贾、马。冰生乎水，初变本于《典》、《坟》；青出于蓝，复增华于《风》、《雅》。而后谐四声，祛八病，信斯文之美者。我国家恐文道浸衰，颂声凌迟，乃举多士，命有司，酌遗风于三代，明变雅于一时。全取其名，则号之为赋；杂用其体，亦不出乎诗。《四始》尽在，《六义》无遗。是谓艺文之微策，述作之元龟。观夫义类错综，词采舒布；文谐宫律，言中章句。华而不艳，美而有度。雅音浏亮，必先体物以成章；逸思飘飘，不独登高而能赋。其工者，究笔精，穷指趣，何惭《两京》于班固？其妙者，抽秘思，骋妍词，岂谢《（二）〔三〕都》于左思？掩黄绢之丽藻，吐白凤之奇姿。振金声于寰海，增纸价于京师。则《长杨》、《羽猎》之徒，胡为比也；《景福》、《灵光》之作，未足多之。所谓立意为先，能文为主。炳如绩素，铿若钟鼓。郁郁哉！溢目之黼黻。洋洋乎！盈耳之《韶》、《濩》。信可以凌砾《风》《骚》，超軼今古者也。今吾君网罗六艺，淘（沐）〔汰〕九流，微才无忽，片善是求。况赋者，《雅》之列，《颂》之俦。可以润色鸿业，可以发挥皇猷。客有自谓握灵蛇之珠者，岂可弃之而不收？

——《赋赋》

白居易还用民间曲子词创作了《忆江南》、《长相思》、《花非花》等小令。

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。吴山点点愁。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

到归时方始休。月月人倚楼。

——《长相思》

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：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

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：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？

江南忆，其次忆吴宫；吴酒一杯春竹叶，吴娃双舞醉芙蓉。早晚复相逢？

——《忆江南》三首

花非花，雾非雾，夜半来，天明去。来如春梦几多时，去似朝云无觅处。

——《花非花》

其中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，吴山点点愁”（《长相思》），“由汴而泗而江，心逐流波，愈行愈远，直到天末吴山，仍是愁痕点点”（俞陛云《唐宋词选释》），以水喻思，以山状愁，含情无际，确有“思悠悠，恨悠悠”之感。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（《忆江南》），传江南景色之神，令人“能不忆江南？”《花非花》是诗人自度曲：“花非花，雾非雾，夜半来，天明去，来如春梦不多时，去似朝云无觅处”，真是来去无影踪，似梦复似云，在空灵神妙、朦胧飘逸的意境中，表达诗人对短暂的美的追忆和叹惋。白居易的曲词汲取民间词的白描手法，避其粗拙，益以精细，为文人词的成熟作出了贡献。

第五节 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参与者

元稹（779—831），字微之，别字威明，行九，世称元九。祖籍洛阳（在今河南），六世祖元岩迁居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。元氏是鲜卑族拓拔部君长什翼犍的后嗣，北魏时为皇族，周、隋两代多显宦。入唐后，家族经安史之乱而衰微。

德宗贞元八年冬，十四岁的元稹回到长安。翌年即以明经及第。科举初战告捷，没有使元稹终止他的勤奋学习。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。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，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。陈子昂、杜甫的诗启迪了他。他专心磨练写诗技巧，与杨巨源日课为诗。经过几年赋闲，元稹像许多有科名而仕进不得志的士人一样，离家旅游，寻找出路。他寓居蒲州（今山西永济），曾仕于河中府境内。贞元十五年冬，节度使浑瑊卒，驻军骚乱，蒲州不宁。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了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。不久，元稹牵于功名，西归长安应制科试。贞元十九年，他与白居易同中书判拔萃科，同入秘书省任校书郎。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。次年，早为韦夏卿赏识的李绅入京，元、李一见如故。秋日宵话，元稹讲述崔、张奇遇，李绅卓然称异，感赋长篇叙事诗《莺莺歌》，元稹乘兴写成《莺莺传》。贞元二十一年白行简撰《李娃传》，元稹作《李娃行》（已佚）。

唐宪宗元和元年（806），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，各列第一，授左拾遗。因上书指论时弊，被贬河南县尉，限期出京，不久，母卒，元离任守丧。在此前后认识张籍、韩愈、沈传师。元和四年，守丧期满，任监察御史，受知于御史中丞李夷简，上任后赴剑州东川复查泸州官员贪赃案。元和五年，河南尹房式违法，元稹加以弹劾，并授例将其拘至御史台。朝中其私党怒之，宰相以元稹轻树威，失宪臣体为由，将他贬为江陵士曹参军。从此，他开始了十余年困顿州郡的贬谪生活。在江陵、唐州时，元稹写有《思归乐》、《有鸟二十章》、《竹部》、《和乐天折剑头》、《梦游春》、《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》、《哭吕衡州六首》、《与史馆韩侍郎书》、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》、《代谕淮西书》等诗文名篇。

元和十年（815）正月，三十七岁的元稹奉诏回京，以为起用有望。途径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、柳宗元。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，意气风发。他搜集诗友张籍的古乐府，李绅的新乐府，卢拱、杨巨源的律诗，窦巩、元宗简的绝句和他与白居易的好诗，拟编为《元白还往诗集》。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、柳被放逐远州。元稹任通州司马四年，生活艰苦，患疟疾几乎病死。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，见刘猛、李余所作古乐府诗，受其中有新意者的启发，选和十九首，为《乐府古题》。此外，元稹在通州时期还写了《闻乐天授江州司马》、《连昌宫词》、《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》、《虫豸诗》、《叙诗寄乐天书》、《乐府古题序》、《告畬三阳神文》等诗文。



元 稹

元稹于元和十三年已代理通州刺史。岁末，白迁忠州刺史，元迁虢州长史。十四年冬，宪宗召元稹还京，授膳部员外郎。元和十五年，唐穆宗即位后，因宰相段文昌之荐，元稹授祠部郎中、知制诰。数月后，被擢为中书舍人，翰林承旨学士，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、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，时称“三俊”（《旧唐书·李绅传》）。其后，元稹曾任宰相，后又被诬罢相，出为同州刺史。

长庆三年，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，奏罢明州岁进海产淡菜、海蚶的弊政。次年，在辖区均税赋并为白居易编辑《白氏长庆集》。唐敬宗宝历元年，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，兴修水利，发展农业。在浙东六年，颇有政绩。唐文宗大和三年（829），入朝为尚书省左丞。次年年初，出为武昌军节度使。第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暴卒于任，终年五十三岁。赠尚书右仆射。这十余年间他忙于政务并活跃于文坛，与旧友唱酬之外，又与王建、蒋防等交游，声名愈大。本期他写有《春晓》、《崔徽歌》、《旱灾自咎贻七县宰》、《重赠》、《赠刘采春》、《上令狐相公诗启》、《许刘总出家制》、《文稿自叙》、《白氏长庆集序》、《授张籍秘书郎制》、《进诗状》、《同州奏均田状》、《浙东论罢进海味状》、《进西北边图状》等诗文，为他后期的写作生涯抹上了光明的余辉。

元稹著述丰富，生前曾多次自编诗文集，后总汇为《元氏长庆集》。原书一百卷，北宋欧阳修尚获见原书，后陆续有佚亡。今存六十卷本，一为影抄宋本，一为翻刻宋本。元稹还编有类书《元氏类集》三百卷，系集历代至唐的刑政之书而成（已佚）。他的《莺莺传》在唐单行，后收入唐人陈翰传奇选集《异闻集》（见《太平广记》）。元稹又是贾耽、李吉甫之后另一涉足地理学的学者，曾编纂《京西北图经》四卷，并绘成《京西京北图》、《京西京北州镇烽戍道路等图》、《圣唐西极图》，它们是当时最新的地理文献，惜久已失传，故鲜为人知。

元稹的诗歌当时与白居易齐名，并称“元白”。是中唐写实讽谕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。元和四年（809），他看到李绅所作《乐府新题》二十首，取其“病时之尤急者”和作十二首；元和十二年（817），他又和刘猛、李余古题乐府十九首。在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》和《乐府古题序》中，他提出了“寓意古题，刺美见事”和“即事名篇，无复依傍”的古题和新题乐府写作原则，全面总结了乐府诗的艺术写实和讽谕时政的创作经验。在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中，他高度评价杜甫“尽得古今之体势，而兼人人之所独专”的成就，表现了重视全面继承前代诗歌遗产的眼光，比之白居易单纯强调“风雅比兴”，其视野显得更为开阔。

元稹的讽谕诗虽然各体都有，最好的却要推《乐府古题》十九首和《新题乐府》十二首，此外还有《连昌宫词》。

元稹主张继承乐府的创作精神而不要局限于古题。他在《乐府古题序》中说：“自风雅至于乐流，莫非讽兴当时之事，以贻后代之人。沿袭古题，唱和重复，于文或有短长，于义咸为赘馀。尚不如寓意古题，刺美见事，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。曹、刘、沈、鲍之徒，时得如此，亦复稀少。近代唯诗人杜甫《悲陈陶》、《哀江头》、《兵车》、《丽人》等，率皆即事名篇，无复倚傍。余少时与友人乐天、李公垂辈，谓

是为当，遂不复拟赋古题。昨梁州见进士刘猛、李余，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。其中一二十章，咸有新意，余因选而和之。”他写的这《乐府古题》十九首，是元和十二年通以任上作的，其中十首和刘猛，九首和李余，虽用古题，的确都旨在“刺美现事”。其中《田家词》较好：

牛吒吒，田确确，早块敲牛蹄趵趵，种得官仓珠颗谷。六十年来兵簇簇，月月食粮车辘辘。一日官军收海服，驱牛驾车食牛肉。归来收得牛两角，重铸锄犁作斤劂。姑舂妇担去输官，输官不足归卖屋。愿官早胜仇早复，农死有儿牛有犊，誓不遣官军粮不足。

全诗用农民的口吻叙述，充满了对朝廷长期用兵所带来的灾难的怨恨，但诗中并无直接的情感流露，结尾反而用肯定坚决的语气表示对“官军”的支持，这种从反面加倍用笔的写法更加突出了农民痛楚在心、哀怨在骨的悲惨处境。他的新乐府诗都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讽谕性，但和白居易每篇各具事旨的写法比较起来，有繁复与庞杂之病。

另一首《估客行》：

估客无住著，有利身则行。出门求伙伴，入户辞父兄。
父兄相教示：“求利莫求名。求名有所避，求利无不营。”
火伴相勒缚：“卖假莫卖诚。交关但交假，本生得失轻。”
自兹相将去，誓死意不更。亦解市头语，便无乡里情。
输石打臂钊，糯米吹项瓔，归来村中卖，敲作金玉声。
村中田舍娘，贵贱不敢争。所费百钱本，已得十倍赢。
颜色转光净，饮食亦甘馨。子本频蕃息，货贩日兼并。
求珠驾沧海，采玉上荆衡。北买党项马，西擒吐蕃鹦。
炎洲布火浣，蜀地锦织成。越婢脂肉滑，奚僮眉眼明。
通算衣食费，不计远近程，经游天下遍，却到长安城。
城中东西市，闻客次第迎：迎客兼说客，多财为势倾。
客心本明黠，闻语心已惊；先问十常侍，次求百公卿：
侯家与主第，点缀无不精。归来始安坐，富与王者勃。
市卒酒肉臭，县胥家舍成；岂唯绝言语，奔走极使令。
大儿贩材木，巧识梁栋形；小儿贩盐卤，不入州县征。
一身偃市利，突若截海鲸；钩距不敢下，下则牙齿横。
生为估客乐，判尔荣一生；尔又生两子，钱刀何岁平！

这首诗描写一个商人如何通过弄假、剥削、行贿等办法变成富豪的过程。

“估客无住著”至“誓死意不更”为第一段，写经商求利不求名。为了求利，哪里赚钱就往哪里走，与人的交往，专说假话，市场的交易，专卖假货，把这些当作经商的根本，誓死决不变更。

“一解市头语”至“已得十倍赢”为第二段，写求利必须弄假。弄假是用欺骗来赚钱。“输石”两句，是以假当真。“归来”两句，是弄假的手法。“所费”两句，是

弄假赚大钱，“十倍”的利润，纯粹是暴利。

“颜色转光净”至“不计远近程”为第三段，写求利要多种经营。珠、玉、马、鹦、布火浣、锦织成，这些能赚钱的，从各地都进了货。由于进货多，剥削重，所以本利打滚。“越婢”、“奚僮”，也是经营的对象，说明这位商人唯利是图，不仅当了大货商，而且还是人贩子，把人也拿来买卖。

“经游天下遍”至“奔走极使令”为第四段，写求利必须官商勾结。经商如果要赚大钱，必须与官府沟通。“十常侍”、“百公卿”、“侯王”、“公主”，他全都拜访过，求助过；用送礼、行贿的办法，建立双方的感情，有时还给官员送酒席、盖房子。这些贵人得了商人的好处，不但不敢说坏话，而且非常顺从，尽心尽力地替商人跑路办事。

“大儿贩材木”至“钱刀何岁平”为第五段，写经商之乐。经商的结果，他的财富比王公还多，获得的利益已经超过了任何人；自己经商，儿子也经商，所以，活着是为经商高兴，有了钱，自己可以快乐一生，同时也为子孙造福。

从此诗可以看出，“重商”给国家、社会带来许多的弊端和危害。所以，有的朝代采用“抑商”的政策，对商人应该有一定的限制。“尔又生两子，钱刀何岁平”，这是诗人看到商人的致富和享乐，以及他们的财势继续不断增大所发出的感叹。

其他如《夫远征》说：

送夫之妇又行哭，哭声送死非送行。夫远征，远征不必成长城，出门便不知死生。

《织妇词》说：

东家头白双女儿，为解挑纹嫁不得。簷前嫋嫋游丝上，上有蜘蛛巧来往。

美他虫豸解缘天，能向虚空织罗网。

辞悲调苦，反映人民的情绪也是真切动人的。

他的《新题乐府》十二首是元和四年读了李绅《乐府新题》二十首所写的和诗。白居易在元稹这十二首基础上，更扩大到五十首。对比元白二人所作，都敢于指斥时弊，这是相同的，但不论就思想性还是就艺术性说，应该承认元不如白。如元稹的《上阳白发人》：

天宝年中花鸟使，撩花狎鸟含春思。满怀墨诏求嫔御，走上高楼半酣醉。
醉酣直入卿士家，闺阁不得偷回避。良人顾妾心死别，小女呼爷血泪垂。
十中有一得更衣，永配深宫作宫婢。御马南奔胡马蹙，宫女三千合宫弃。
宫门一闭不复开，上阳花草青苔地。月夜闲闻洛水声，秋池暗度风荷气。
日日长看提象门，终身不见门前事。近年又送数人来，自言兴庆南宫至。
我悲此曲将彻骨，更想深冤复酸鼻。此辈贱嫔何足言，帝子天孙古称贵。
诸王在阁四十年，七宅六宫门户闼。隋炀枝条袭封邑，肃宗血胤无官位。
王无妃媵主无婿，阳亢阴淫结灾累。何如决壅顺众流，女遣从夫男作吏。

此诗既揭露“花鸟使”怀诏横行之态，又写出宫人幽闭之苦，还提出决壅顺流、遣放宫人的建议，“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”，而白氏之同题诗“则截去微之诗末题外之

意，似更切径而少枝蔓。”（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）而且元诗骂宫女为“贱嫔”，转为“王无妃媵主无嫔”忧虑，均表现出较浓的封建正统意识，不及白诗对宫女的深切同情，两人人格的高下可见。又白诗不仅少枝蔓，诗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被戕害的宫女形象，有较高的典型意义，这种艺术成就，也是元诗所不及的。

元稹最成功的讽喻诗要数《连昌宫词》，这是他的代表作：

连昌宫中满宫竹，岁久无人森似束；又有墙头千叶桃，风动落花红蔌蔌。
宫边老人为予泣：“少年进食曾因入，上皇正在望仙楼，太真同凭栏干立。
楼上楼前尽珠翠，炫转荧煌照天地，归来如梦复如痴，何暇备言宫里事？
初过寒食一百六，店舍无烟宫树绿；夜半月高纤索鸣，贺老琵琶定场屋。
力士传呼觅念奴，念奴潜伴诸郎宿；须臾觅得又连催，特敕街中许燃烛。
春娇满眼睡红绡，掠削云鬟旋妆束；飞上九天歌一声，二十五郎吹管逐。
逡巡大遍凉州彻，色色龟兹轰录续；李暮摩笳傍宫墙，偷得新翻数般曲。
平明大驾发行宫，万人鼓舞途路中。百官队仗避岐薛，杨氏诸姨车斗风。
明年十月东都破，御路犹存禄山过。驱令供顿不敢藏，万姓无声泪潜堕。
两京定后六七年，却寻家舍行宫前。庄园烧尽有枯井，行宫门闭树苍然。
尔后相传六皇帝，不到离宫门久闭。往来年少说长安，玄武楼成花萼废。
去年敕使因斫竹，偶值门开暂相逐。荆榛枿比塞池塘，狐兔骄痴缘树木。
舞榭歌倾基尚在，文窗窈窕纱犹绿。尘埋粉壁旧花钿，乌啄风筝碎珠玉。
上皇偏爱临砌花，依然御榻临阶斜。蛇出燕巢盘斗拱，菌生香案正当衙。
寝殿相连端正楼，太真梳洗楼上头；晨光未出帘影黑，至今反挂珊瑚钩。
指似傍人因恸哭，却出宫门泪相续。自从此后还闭门，夜夜狐狸上门屋。”
我闻此语心骨悲，太平谁致乱者谁？翁言：“野父何分别，耳闻眼见为君说。”

姚崇宋璟作相公，劝谏上皇言语切。燮理阴阳禾黍丰，调和中外无兵戎。
长官清平太守好，拣选皆言由相公。开元之末姚宋死，朝廷渐渐由妃子。
禄山宫里养作儿，虢国门前闹如市。弄权宰相不记名，依稀记得杨与李。
庙谟颠倒四海摇，五十年来作疮痍。今皇神圣丞相明，诏书才下吴蜀平。
官军又取淮西贼，此贼亦除天下宁。年年耕种宫前道，今年不遣子孙耕。”
老翁此意深望幸，努力庙谟休用兵！

这首诗写于元和十三年。连昌宫在河南宜阳，高宗时所建。唐玄宗及杨贵妃生前均未未来此，此诗特加虚构，假设宫边老人口吻叙写乱前宫中之种种乐事，及乱后行宫之荒芜冷寂，以对比安史之乱前后的盛衰之变，深寓鉴戒之意，末尾两句是全诗主旨所在。陈寅恪先生说此诗“深受白乐天、陈鸿《长恨歌》及《传》之影响，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、诗笔、议论为一体而成。其篇首一句及篇末结语二句乃是开宗明义及综括全诗之议论，又与白香山《新乐府序》所谓‘首句标其目，卒章显其志’有密切的关系。”（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）。在元稹的讽喻诗中，无疑这篇叙事诗为压卷之作。

除讽喻外，悼亡也是元稹的擅长。韦惠丛亡后，他写的一些悼亡诗感情深挚，极

为动人。其中最著名的是《三遣悲怀》：

谢公最小偏怜女，自嫁黔娄百事乖。顾我无衣搜尽篋，泥他沽酒拔金钗。
野蔬充膳甘长藿，落叶添薪仰古槐。今日俸钱过十万，与君营奠复营斋。

——其一

昔日戏言身后事，今朝都到眼前来。衣裳已施行看尽，针线犹存未忍开。
尚想旧情怜婢仆，也曾因梦送钱财。诚知此恨人人有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

——其二

闲坐悲君亦自悲，百年都是几多时。邓攸无子寻知命，潘岳悼亡犹费词。
同穴窅冥何所望？他生缘会更难期。惟将终夜长开眼，报答平生未展眉。

——其三

这三首诗是元稹为悼念亡妻韦惠丛而作的。韦惠丛是元稹的元配夫人，出身名门，她是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小女儿。元稹与韦惠丛结婚时，家境清寒，职位不高，所以诗中自以黔娄为喻。韦惠丛比元稹小四岁，死于唐宪宗元和四年（809），终年二十七岁。此诗约作于唐穆宗长庆年间，此时元稹已显达，位至宰相。这三首诗的可贵之处，是感情真挚，言辞恳切。在诗中，作者从夫妻日常生活的家务琐事中撷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，加以渲染描绘，从而抒发怀念妻子的真情。如第一首诗写妻子生前与自己同甘共苦，互相体贴的情形：“顾我无衣搜尽篋，泥他沽酒拔金钗”，具体而真实，伉俪深情，至为感人。第二首诗写妻子死后，自己万分悲痛，语言深切，发自肺腑，一句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状写了古今多少贫寒之家的真实情景，不失为千古绝唱。第三首诗表述了自己对亡妻的永远怀念，尾联的“惟将终夜长开眼，报答平生未展眉”，写尽了内心深处的沉痛哀思。这三首诗，情浓意厚，语言平易，对仗工整，声韵和谐，为历代读者所乐读。又如《六年春遣怀八首》之二：

检得旧书三四纸，高低阔狭粗成行。自言并食寻常事，惟念山深驿路

长。

这是元和六年写的。诗人寻出妻子旧时写的书信，里面说：我并餐而食，算不得苦，只是不放心你出门在外啊！诗只叙出旧事，不加评量，对亡妻感激悲悼之情自在其中。另外，《离思五首》之四也很有名：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取次花丛懒回顾，半缘修道半缘

君。

虽说“半缘君”，其实“修道”归根结蒂也是由于妻子亡故的原因。

元稹的艳诗也很有影响。如《古艳诗二首》、《杂忆五首》、《莺莺诗》、《会真诗三十韵》、《梦游春七十韵》等，多为崔氏（莺莺）事而作，描写细密周致，长篇中还渲染细节，表现性爱，比白居易的同类诗露骨。这些新的成分，正是接受了传奇小说与市民文学影响的结果，也与他年轻时的风流生活有关。他的《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》中曾回忆道：“讐为逢在缓，鞭缘趁伴施。密携长上乐，偷宿静坊姬。僻性慵朝起，新晴助晚嬉。相欢常满目，别处鲜开眉。翰墨题名尽，光阴听话移。”自注说：“乐天每与予游从，无不书名屋壁。又尝于新昌宅，说《一枝花》话，自寅至巳，犹

未毕词也。”这都能说明当时社会生活风尚对他的创作的影响。这些诗一般较绮艳放纵，苏轼称“元轻”当因此。从元稹的《上令狐相公诗启》所说，可知此类诗在江湖上影响很大。杜牧不满于元白的诗，斥为“淫言媿语”（《唐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》），亦为此。其实杜牧本人也写这类诗，他之批评别人是正统思想与私人成见在作怪。元稹的艳诗固有个别轻佻之处，但总体倾向上说并不淫褻。“诗到元和体变新”，应该包括艳诗这枝新花，它标志自由爱情这一生活题材进入诗坛，这是市民文学影响的结果，也是统治集团日趋堕落腐化，因而无力在婚姻恋爱上继续对社会实行思想道德的禁锢的结果。这是一种进步。这同梁、陈以戏侮女性取乐的宫体诗并非同一回事，不能看成是历史的倒退。当然元白这类诗并不都很成功，但它们却直接影响到晚唐的艳诗，五代的爱情词及以后的才子佳人小说。

元稹的诗各体俱工，总的说古体胜于近体。他同白居易时常诗筒酬唱，写次韵排律，争奇斗胜，有意逞才，成就不高。五律、七律各有佳篇，但亦非所长。小诗时有佳作，如《行宫》：

寥落古行宫，宫花寂寞红。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。

言简意深，含蓄有味。在“白头”、“闲坐”的细节中，表达宫女的凄凉身世、寂寞哀怨的情怀和兴衰隆替的感慨，有“语少意足”之妙（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二）。瞿祐说：“乐天《长恨歌》凡一百二十句，读者不厌其长；元微之《行宫诗》四句，读者不觉其短，文章之妙也。”（《归田诗话》上）。

次韵排律虽为元稹独创，却意在争奇斗巧，“铺陈终始”，殆同文字游戏。虽风靡一时，但并无艺术生命。

元稹的诗善用浓笔重彩渲染气氛，刻画场面，描绘人物。如连昌宫荒败景象的渲染、胡旋女、西凉伎歌舞场面的刻画，《梦游春》中的环境与梦境描绘，都有此特点，《旧唐书》本传谓其“善状咏风态物色”，陆时雍称“微之多深着色，乐天多浅着趣”，正道出他的诗的特色，及与白诗的不同之处。

善用细节，刻画人物心理，抒发感情，状难状之景，传难言之情，是元诗的另一特色。如：“寥落古行宫，宫花寂寞红。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。”（《行宫》）如“怪来醒后旁人泣，醉里时时错问君”（《六年春遣怀八首》），“醉里时时错问”，正见醒时念念难忘；“旁人”犹“泣”，则自己之心碎，不言而喻。元稹与白居易一样，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”（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卷上）。在叙事铺陈排比，状物委婉细致的同时，也有“词犯文繁”（白居易《和答诗十首序》）之病。元、白同中有异，元稹后期仍积极用世，汲汲功名，而白居易则消极出世，明哲保身。表现在抒情诗中，元稹多主观感情抒发，色彩浓烈；白居易则多客观理性的阐发，手法白描。寓言诗，元稹直言激词，剑拔弩张；白居易则较幽默含蓄，情趣自生。以新乐府长篇叙事诗而言，元稹主题不够集中，语言较为晦涩，讽谏更为直露；白居易后来居上，成就在元稹之上。以闲适诗而言，元多轻艳之词，白多知足之语，故有“元轻白俗”之称。

在唐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中，当时的第一流作家，或兼工诗文，如韩愈、

柳宗元；或兼擅诗词，如白居易、刘禹锡，人人多才多艺。元稹也不例外。他既是太诗人，又是传奇及骈、散文名家。
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专门论到的两大传奇家，一个是李公佐，另一个就是元稹。他的《莺莺传》一千多年来一直是读者喜爱的小说。《莺莺传》与元稹的《会真诗三十韵》相辅而行，风靡一时。李绅作《莺莺歌》述其事，杨巨源为赋《崔娘》诗，其后又衍化为其他文学作品，如：宋赵德麟的《商调蝶恋花》十二阙，金董解元的《西厢记》诸宫调及元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等，足见其影响之大。其具体内容将在唐传奇的有关章节中详加论述，此处暂不多论。

元稹曾知制诰，其制诰骈散相间，“芟繁词铲弊句”，少用典故，多以训诫议论，“引之而成纶綍，垂之而为典训”（白居易《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》），被奉为楷模。白居易称“制从长庆辞高古”，并注曰：“微之长庆初知制诰，文格高古，始变俗体，继者效之。”（《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》），影响了官场的应用文。其实，元稹的散文成就更高，他和白居易的平易文风合于语言发展的大趋势，对宋文平易文风的形成的影响不可低估。这两类佳作有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》、《叙诗寄乐天书》、《论谏职表》、《叙奏》、《代谕淮西书》、《乐府古题序》、《许刘总出家制》、《浙东论罢进海味状》、《上令狐相公诗启》等。兹录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》与《叙诗寄乐天书》如下：

叙曰：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。始尧、舜时，君臣以賡歌相和。是后诗人继作，历夏、殷、周千余年，仲尼辑拾选练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，其余无闻焉。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，然犹去风、雅日近，尚相比拟。秦、汉以还，采诗之官既废，天下妖谣、民讴、歌颂、讽赋、曲度嬉戏之词，亦随时间作。逮至汉武赋《柏梁》，而七言之体具。苏子卿、李少卿之徒，尤工为五言。虽句读文律各异，雅、郑之音亦杂，而词意简远，指事言情，自非有为而为，则文不妄作。建安之后，天下文士遭罹兵战，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，往往横槊赋诗，故其道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，尤极于古。晋世风概稍存。宋、齐之间，教失根本，士以简慢、歆习、舒徐相尚，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，盖吟写性灵、流连光景之文也，意气格力无取焉。陵迟至于梁、陈，淫艳刻饰、佻巧小碎之词剧，又宋、齐之所不取也。

唐兴，官学大振，历世之文，能者互出。而又沈、宋之流，研练精切，稳顺声势，谓之为律诗。由是而后，文变之体极焉。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，务华者去实。效齐、梁则不逮于魏、晋，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，律切则骨格不存，闲暇则纤秣莫备。至于子美，盖所谓上薄风、骚，下该沈、宋，古傍苏、李，气夺曹、刘，掩颜、谢之孤高，杂徐、庾之流丽，尽得古今之体势，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。使仲尼考锻其旨要，尚不知贵其多乎哉？苟以为能所不能，无可无不可，则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！

时山东人李白，亦以奇文取称；时人谓之李、杜。予观其壮浪纵恣，摆去拘束，模写物象，及乐府歌诗，诚亦差肩于子美矣。至若铺陈终始，排比